

巴爾札克 雲烟

譯 天 木 穆

巴爾札克
長篇小說

幻滅

2

第二部：巴黎煙雲

（注一）

幻滅
第二部
巴黎烟雲
上册

著者：巴爾扎克
譯者：穆木天
發行人：黃新
發行者：耕耘出版社
印刷者：三戶印刷社
經售者：桂林桂南路聚業大樓
各大書

● 版權所有 ●
● 不准翻印 ●

「巴黎煙雲」書中主要人物表

魯賢·德·魯班浦雷 (Lutten de Rubempre) ——同德·巴爾支同夫人到巴黎，被棄，投身文藝界和新聞界中，嘗到都市生活的苦辣酸甜，落魄還鄉。

杜·夏提累男爵 (Baron du Chatelet) ——魯賢的情敵。追在德·巴爾支同夫人後邊，跑到巴黎。同魯賢搗蛋。德·巴爾支同夫人守寡之後，他同她結婚。以後他作了夏爾特省長，同新夫人一道赴任。

德·巴爾支同夫人 (Madame de Bar'eton) ——把魯賢拐到巴黎，隨後，把他遺棄。出入社交界中。夫死，同杜·夏提累男爵結婚。

德·艾斯帕爾侯爵夫人 (Madame d'Espard) ——巴黎的有數的名流夫人，社交界的金剛之一。同德·巴爾支同夫人講釋上流社會處世方法。是一個很壞的女人，曾經請求過法

院宣告她的丈夫的禁治产的。

但以理·德·阿爾太茲 (Daniel Arthez) —— 是一個很真摯的詩人。「瑟那克蘭」的領袖。修養很深，才能很高。在圖書館中認識魯賢，以後約魯賢參加他們的文友團體。

艾其因·盧士陶 (Etienné Loustrau) —— 小報主筆。魯賢的友人，勸誘魯賢加入新聞界。文壇的嚮導者。

福羅林 (Florent) —— 女僕。以藥商馬提發作她的保護者，以盧士陶作她的愛人。

寇拉利 (Coraïe) —— 女僕。以糾商卡繆索作她的保護者，出入於戲劇界的泥沼之中，同魯賢邂逅相遇，一見傾心，發生初戀。劇壇的解說者，人性的描寫者。

費諾 (Andoche Finot) —— 中等報社的社長，辛辣的開記者。以魯賢為商品，盡量利用，很巧妙地使自已飛黃騰達起來。

注一 原名「地方偉人在巴黎」。作品歷史，見「二時人」。

品丁種是午之赤甲。謝者雖自外來，而謝者，可長其言一家隨前，下以歸趙者并併財後
謝細於下朝間，鍊金乎此夜映水照來，亦一問知爲日雲四彈翠顏無一隙而寒氣頗風間里。嘗
聞之發，微離不細下。會資一直訓匪不平四提議。謝。因謂支同夫人付籍人知謝謝去如始。

不管是魯賢，不管是德·巴爾支同夫人，不管是姜提，不管是室內女僕阿爾培丁，對於那趟旅行中的種種事故，都始終未有提過；可是，可以想得出來，僕從們經常地待在前，是要對於一個期待着一場私奔的所有快樂的情人，把那趟旅行弄得很不愉快。魯賢是有生以來頭一次坐郵車出門的，眼見了差不多把他預定作一年生活費之用，那些紙數目完金地撒散在從安茹賴讀到巴黎的路上，就不勝數了。加那些把童年的優美和才能的力量聯合在一起的人們一樣，他很不自在，在期望見那些對於他很多類的事物之際，表露出他純真的驚愕來，一個男人，是必須事先把一個女人細細地研究一番，才可以把他的那些情緒和他的那些思想，照着他生出來的一刻的那種本來的樣子，給她看出的。一位又溫柔又偉大的情婦，

是對着那些孩子玩藝兒微笑，而且了解那些玩藝的；可是，只要她有一點虛榮心的話，她就不能夠原諒她的那個愛人擺出了虛榮的或者是幼稚的孩子氣來。好多的女人們，在她們的崇拜裏邊，是懷着一種非常大的誇張的，她們永遠是想要在她的那個偶象中發現到一位上帝；而同時，那些在爲她們自己而愛一個男人之先，是爲着那個男人自身而愛那個男人的女人們，對於他的那些小節，和他的那些偉大處，同樣地喜愛。魯賢還沒有察測到，在德·巴爾支同夫人身上，愛情是接枝在傲慢心上邊。他的錯處，就是在於他不去解釋，在那趟旅行中，經常他抑制不住，拿出來他那些剛出洞口的小老鼠的可愛的玩藝兒的時候，路易子所流露出來的某種微笑。

那幾位旅客，在天放亮以前，在艾瑟勒路，普雅爾·博阿旅館裏，下了車。那兩個愛人彼此都是很疲乏，路易子最先就想睡覺，在吩咐過魯賢在她所開的那個房間上頭再開一個房間之後，就躺下睡了。魯賢一直睡到下午四點鐘。德·巴爾支同夫人打發人喊醒他去吃飯，他曉得了時間，就急忙地穿起衣服來，在一間成爲巴黎的恥辱的那一類的寒倉的房間里，看見了路易子：在巴黎，儘管總是自欺是那麼雅緻，可是沒有一家旅館，可以讓旅客住得很舒

適的。雖然他在眼睛上罩着由於一種猛然的覺醒所留下了的那些雲翳，魯賢在那個房間里，都認識不出他的路易子來了，在那個房間里，是非常冰冷，沒有陽光，帘帷都褪了色，打過臘的地磚像是很可憐的樣子，傢俱，破破爛爛的，很俗氣，很古舊，或者是廉價買來的舊貨。底底確確地，有某一些人，如果是一旦跟給他們當作邊框的那些臉面，那些東西，那些地方，分離開的話，就再沒有了同樣的麥容和同樣的價值了。那些活生生的面容，是有他們所特有的一種氛圍氣，就如同法蘭德爾派的畫面里邊的明暗，對於那些繪畫的天才所放在那邊的那些人物的生命，是必要的一樣。（註二）地方城鎮的人們，差不多都是那樣。其次，德·巴爾支同夫人顯出來了很高貴，很沉思的樣子，在開始一種無障礙的幸福的時節，她本不應該那樣。魯賢不能夠抱怨：姜提和阿爾培丁是在侍候着他們。飯食已經沒有成為地方城鎮生活的特色的那種豐富和實惠的樣子了。由於生意眼而配合出來的那幾盤菜，是從隔壁的一個飯館裏要來的，分量很薄弱，他們感覺到正是不多不少，將將够吃。巴黎，在沒有

注二 是在十七世紀，在法蘭德爾，由於魯班斯（P.-P. Rubens）（一五七七至一六四

〇）·克·狄克（A. Van Dyck）（一五九九至一六四一）等所代表的畫派。

多少個的人們必須忍受的那些小事情上，却並不怎麼漂亮，魯賢等得着飯吃，之後才去開路。易子，她的那種變化，令他覺得像是不可解。他一點都沒有錯。一種最嚴重的事，在偶然的時間中，突然地發生出來，因為反省就是精神生活里的變故。

在下午兩點鐘的時節，西格斯特·杜·夏提累到了旅館裏，招呼醒了阿爾培了，表示出來想要見她的女主人談一談，面，他就查使着德·巴爾支向夫人勉勉強強能够化起裝來之後，又轉回來了。安芮斯在傍晚三點鐘的時節，招待了他。杜·夏提累老實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出現，把安芮斯的好奇心，給激動起來了，因為她自以為是把他給瞞得結結實實的。

「我是冒着會受到上峰申斥的危險，跟在您後邊來的呀，」他一邊向她行着禮，說道，「因為我已預先料中，您要落到哪步田地呀。可是，就算我會失掉了我的差使，至少您不會沒錢呀，您呀！」

「您意思是想說什麼呢？」德·巴爾支同夫人喊道。

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您是愛魯賢呀，」她以一種很溫柔地安心立命的神情，接過去說，「您那個人，是非常地明白禮儀作法的，您對於什麼都不加考慮，忘記了那所有的禮儀作法。」

一定就是因爲您深深地愛上一個人的原故呀！我的親愛的，可尊敬的西斯呀，難道您相信，您會在德·艾斯帕爾夫人家里，在巴黎的哪間沙侖里頭，受得到招待麼，當着人們曉得了您好像是同一個青年人從安諾賴逃跑出來，而，尤其是在德·巴爾支同老爺和香杜爾老爺之間的一場決鬥之後呀？德·巴爾支同老爺到艾爾卡爾巴斯去住，就好像是一種別居的樣子呀。在一種這樣的情形中，那些個體面的紳士，開始是要爲他們的妻子去決鬥，而以後就任憑她們自由了。您要去尋德·魯班浦雷老爺，請您要去保護他，您要怎麼作請您就怎麼作，可是，您不要跟他住在一道呀。假如說在這里有一個人知道您們倆是坐在一輛車里頭走了一路的話，您所想要去見的那些人，就都會用手去指您啦。並且，西斯呀，還不要對於一個青年人拿出那些犧牲來呀，那一個青年人是還沒有拿着您比別人比較過，還沒有受過任何的試驗，他會爲一個巴黎女人把您給扔在這里，認爲那個巴黎女人，對於他的野心，比您更有必要呀。我並不是想去傷害您所愛的那個人，可是，請您容許我把您的利益放在他的利益的前頭，而且向您說：「請您研究他一下罷！請您要認識您的行動的所有的重要性呀。」如果您看見那些人家的門都對着您關起來的話，如果那些女人們都不肯招待您的話，至少請您對於

那麼多的犧牲一點都不要失悔，一邊心里想着，您對着作了那麼多的犧牲的那個人，會永遠地配得叫您那樣地去犧牲，而且是最了解那些犧牲呀。德·艾斯帕爾夫人，是那麼樣地硬充貞淑，是那麼樣地嚴格，以致，雖然她自己同她的丈夫同居，社會上終不能够琢磨透他們的不同的原因；然而，納瓦蘭家的人們，卜拉蒙·蕭伍利家的人們，勒庫爾家的人們，所有的她那些親屬們，都在圍繞着她，那些個裝腔作勢的時髦太太們都到她家裏頭來，都很恭敬地款待她，結果就都是德·艾斯帕爾侯爵的錯過啦。從您第一次去看她的時候，您就會承認她的意見的正確啦。底底確確，我可以給您預先斷定的，因為我是認識巴黎呀：一進到德·艾斯帕爾夫人的家裏，您就會感覺到失望，她是會曉得您住在蓋雅爾·博阿旅館里，同一個藥劑師的兒子在一道的，儘管他想要他是一位德·魯班浦雷老爺呀。您在此地會碰到一些敵對者，她們是又陰險，又狡詐，同阿美利可是迥然不同呀，她們決不會不知道您是什麼人，您住在什麼地方，您是從哪裏來，和您作了些什麼事情呀。您打算着嚴守秘密，我看得出來，可是，您是屬於那些個絕對不會有秘密的人們之列呀。您不是到處都可以碰到安茹賴謨的人們麼？夏蘭特省的國會議員都來開會來啦；將軍呢，正在巴黎休假呢；只要有一個安茹

賴謨的人眼見了您，就足夠啦，那樣一來，您的生活，就變成爲離奇古怪的樣子啦：您就不再是魯賢的情婦啦。如果您有什麼事情要用我的話，請您到國稅局長家里找我去，就在聖歐諾雷郊區路，離德·艾斯帕爾夫人家里，也不過只有兩步路。我很熟識德·卡梨利亞諾元帥夫人，德·瑟利集夫人，和總理大臣的，可以介紹您到那裏呀；可是，您——德·艾斯帕爾夫人家里可以遇到很多的人，那是不需要我給屬介紹囉。用不着您想要到某某人家的沙侖裏邊去，在所有的人家的沙侖里邊，人家都會希望您去的呀。」

杜·夏提累得一直說了下去，德·巴爾支同夫人並沒有攔截他的話頭子：他被那種種的觀察的正確給打動了。安茲賴謨的女王，實在說，是打算着要嚴守祕密的。

「您說的很不錯，我的朋友，」她說；「可是得怎麼辦呢？」

「請您讓我。」夏提累回答說，「給您去找一個傢俱很齊整的，很合適的房間；您那樣住比住旅館生活費要便宜得多，而且，您就是住在自己家裏頭；而，如果您相信我的話，您今晚就可以到那裏去住的。」

「可是您怎樣曉得到我的地址的呢？」她說。

「您的那輛車是很容易認識的，並且，我是跟在您旁邊來的呀。在塞烏爾，您坐的那輛車的車夫，就把您的住址告訴了我的那個車夫啦。是不是您可以允許我作您的外委呢？我馬上就可以寫個字告訴您，您要搬到什麼地方去。」

「哎，可是，就請您那樣辦好啦，」她說。

那句話像是沒有什麼似的，而那句話就是一切。杜·夏提累男爵，是向着一個上流社會的女姓，說出來上流社會的話語的。他是在一身巴黎的裝束的十足的高雅之中，現露出來的；是一輛套着很漂亮的馬的漂亮的馬車，把他拉到那里來的。由於偶然，德·巴爾支同夫人憑在窗戶上，去對於她的環境加以反省，而就看見了那個老年的華華公子走開了。過了幾分鐘之後，魯賢，倉卒地醒過來，倉卒地穿起了衣服，就穿着他那條在去年作的南京布的褲子，和他那件寒儉的小常禮服，到了她的眼皮底下來了。他很美麗，可是打扮得很滑稽。請您給貝勒維代婁的阿波羅，或安提諾烏斯（注三）披上一個担水的人的衣服，那您會不會認識出來那是希臘或羅馬的兒子的神聖的創造呢？在心還沒能够弄準確那種急劇的機械的判斷以前，眼睛就已作過了比較啦。魯賢和夏提累之間的那種對比，是過逾突然，因之，就不能不

便路易子的眼睛感受打擊。當傍六點鐘，飯開完了的時節，德·巴爾支同夫人就向魯賢示意，叫他來到她所坐着的那張包着黃花的紅棉布的寒愴的長椅子上，靠在她身邊坐下。

「我的魯賢呀。」她說，「不曉得你考慮過沒有，如果我們作了一件糊塗事情，要使我們彼此同樣地遭受毀滅的話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法子去補救一下呢？親愛的孩子呀，我們不應該在巴黎住到一起，我們也不能叫人猜疑到我們是同路來的呀。你的將來，要大大地依靠着我的地位的，而，我無論怎樣都不應該糟蹋我的地位呀。因此，從今晚上起，我就要搬到

注三 貝勒維代婁 (Belvedere) 美術館，在瓦提岡，陳列古代珍品甚多。

阿波羅 (Apollon)：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光明，藝術，卜筮之神。貝勒維代婁的阿波羅像，是一個造形美的典型代表。

安提諾烏斯 (Antinous) 是古代小亞細亞的比提尼 (Bithynia) 的青年，有一種驚人的美，最初是奴隸，以後獲得羅馬皇帝阿得立安 (Adrian) 的寵幸。他是成為造型美的典型的代表的。貝勒維代婁美術館，藏有他的有名的古代大理石像。

離此地有數步遠的一個地方去住；可是，你得要住在這個旅館裏頭，那樣，我們可以天天見面，人家也就再無話可說啦。」

路易子把上流社會的那些規律解釋給魯賢聽。魯賢是把眼睛睜得很大很大的。他不曉得那些對於自己的胡鬧行為尋思過來的女人們，對於自己的戀愛也會要尋思過來，可是他却了解到他自己已經不是安茹賴謨的魯賢了。路易子向他只是講着她自己，她的利益，她的名譽，和上流社會；而為的去辯解她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她試着使魯賢去相信，那是關係着他自己的問題。他對於那個那麼神速地又變成爲德·巴爾支同夫人的路易子，沒有任何的權利，而，真是重大的事變呀！他沒有任何的力量了。因之，他就忍耐不住他的眼淚，他的眼淚，就在他的眼睛裏大顆大顆地滾轉下來了。

「如果我是您的光榮的話，您對於我還要不止如此呀，您是我的唯一的希望，和我的全部的將來呀。我已經了解到，如果您關懷我的成功的話，您也得關懷我的不幸呀，而，現在我們已經是分開啦。」

「您判斷我的行為，」她說，「您是不愛我啦。」魯賢以一種那麼沉痛的表情，睜大了

她一下，以致她禁不住向他說：「親愛的孩子呀，如果你想要的話，我就待在這里好啦，那我們就要沒減啦，就要沒有人支持我們啦。可是，當我們兩個人會是同樣地悲慘，兩個人都遭受排斥的時候；當着不成功，——因為一切都得預先考慮到的呀，——會把我們弄得重折回艾斯卡爾巴斯的時候，請你要回憶一下，我的乖仔呀，我是預先見到那種結果的，我是在一開始就向你提議過，你要服從着上流社會的規律，依照着那些規律，去達到成功的呀。」

「路易子，」他一邊擁抱她，回答說，「我看見你那麼樣地有智謀，我真是不勝駭異啊。請你想一想，我是一個小孩子呀，我是把我自己完全交托與你的親切的意志啦。我呀，我是要拿出來我的實力，去戰勝種種的人和種種的事物的；可是，如果我由於你的幫助，比目己獨自一個人，能够更迅速地達到成功的話，那我就很慶幸，是虧得你的力量，我才飛黃騰達的呀。你要原諒我！我是過逾地信賴着你，才什麼都不怕呀。對於我，分開，就是遺棄的先兆；而遺棄，就等於死呀。」

「可是，親愛的孩子呀，上流社會是要向你要求很少的東西的，」她回答說。「問題僅僅是要在這里睡覺呀，而白天呢，你可以整天地待在我那裏，讓人家再無話可說就行啦。」